

一 《蒙娜丽莎》失窃记

巴黎的罗浮宫可以说是全世界最著名的美术馆，因为它所陈列的数十万件艺术品之中有一样稀世珍品：里奥纳多·达芬奇创作的画像《蒙娜丽莎》。这幅画在她的出生地意大利被称为“拉乔孔达”，在法国则叫“拉若孔达”。

1910年，具体的日期是1910年6月12日，《蒙娜丽莎》悬挂在罗浮宫卡埃展示厅内，在她的左侧挂着科雷乔的《圣女凯瑟琳的婚约》，右侧是提香的《寓言》。和往常一样，《蒙娜丽莎》画像前挤满了围观的人群，其中有游客、艺术爱好者以及业余画家，游客们挤挤撞撞地缓步移动，业余画家们则一边拼命地保持自己占的位置，一边继续他们的复制或临摹。在20世纪初的欧洲，复制艺术大师的作品是完全合法的事，只要复制品的尺寸和原作有所不同，并标有复制者清晰的署名。20世纪的头30年里，欧洲和北美对古典名画的复制品需求量很大，交易十分兴隆。

这一天，两名男子站在展示厅的一个角落观望着这一切——天天如此的喧闹情景，他们显然未被蒙娜丽莎神秘的微笑感动得如痴如醉。他们俩对那个微笑早已了如指掌。瘦高个，说话声音轻柔的那一位名叫伊夫·肖德隆，他是法国最熟练的名画修复家之一。（在过去的几十年中，肖德隆同时也利用他那杰出的才华制作了一些欧洲最精美的赝品。）他身旁那位衣着考究的同伴，马克斯·爱德华多·德·瓦尔费诺，其父是巴西最富有的大地主之一，但可惜他命运不佳，生为家中最小的儿子。按照巴西的财产继承习俗，他父亲去世后，他几乎分文未得。他所继承的只是堆满了几个房间的美术品和家族的姓名，但他让这两样东西发挥了作用，

为他赢利。他先将所留艺术品卖掉一部分以获取各国收藏家的信任，然后，等真迹卖光再拿高档次的赝品向他们出售，收藏家们大都没有发现什么区别。

“怎么样，伊夫？”瓦尔费诺问道，咧咧嘴露出他那极具特征的嘲讽式微笑。“这位女士能被仿制得足以使那些为艺术着迷的美国强盗资本家^①确信无疑吗？”

通常，这个问题对肖德隆的才能绝对构成侮辱，但要复制《蒙娜丽莎》确也相当棘手。首先，此画原作是画在木板上的，而15世纪的木料现在很难找到。另外，里奥纳多当初使用了各种植物性颜料，现在这些颜料市场上买不到，须煞费苦心重新制作。再者，文艺复兴时期的画家喜欢在画面上涂抹一层又一层的颜料，并加盖层层清漆和光油，因此，一件真材实料的复制品所涉及的技术要求和工作量是十分可观的。

不善言辞的肖德隆若有所思地又看了一眼画像，耸耸肩说：“大概可以吧。”类似这样的欺诈活动他们俩已经策划过许多回了，此种做法叫作“从墙上”出售艺术品。在美术馆或画廊，富有而缺少德性的收藏家会被人引领观看一幅著名的作品，并受到怂恿对此画开个价，“假如这幅画可以到手”。然后，再出一笔贿赂费，届时博物馆的警卫将把目光转向它处，购买者便可趁机偷偷摸摸地在名画背面的帆布上做个记号，确保日后他收到的画即是他出高价购买的那幅。通常，只要将做过记号的画，外加一份《巴黎晨报》报道名画失窃的号外作为额外证据一并交给购买者，则很快得到付款而且买主也兴高采烈。

那位开心的买主却不知，名画背后已事先固定好了一幅仿造品，所谓“偷窃”不过是将做了记号的赝品取下而已。至于剪报，那只是某个乖顺的排印工遵嘱做的报样模型。当然，这些买主住

①. 指 19 世纪后期美国靠巧取豪夺及残酷剥削致富的资本家——译注。

得离巴黎越远越好，否则，他们可能会发现他们购买的名画竟在同间画廊或美术馆神速地“重新出现”。万一发生这种情况，购画者也只好无可奈何地接受瓦尔费诺的说法：画廊为掩盖其保安方面令人难堪的过失而用一幅制作精良的仿制品顶替原作。

由于这次仿制的对象是《蒙娜丽莎》，麻烦也就大得多。伪造全世界最有名画像的被盗，就得伪造出几乎全世界每份报纸的相关报道。

“其实，正因为如此我们才要把她偷走，”瓦尔费诺叹气道。“这事开支庞大，我们所需要的拉若孔达的精美制作将不止一幅。肖德隆先生。给我画四幅。确切地说，五幅吧。”

此后的 14 个月，伊夫·肖德隆专心致志地仿制五幅《蒙娜丽莎》的画像，马克斯·德瓦尔费诺则忙于解决把它们当作真迹出售的微妙问题。

和以前一样，两人的工作都完成得美伦美奂。肖德隆仿造的画像精细之极，竟然在许多地方把里奥纳德的运笔模仿得惟妙惟肖。马克斯也设法将《蒙娜丽莎》——“假如她能到手的话”，预售了六幅而非原先的五幅。（至于肖德隆听到这个消息时如何反应没有记录存留。）五幅画像卖到美国，第六幅卖到巴西。每幅画的出售价，据后来的谣传，大约是 1200 万美元^①。

由于售价昂贵得惊人，人们自然而然地怀疑到买主可能是约翰·皮尔庞特·摩根和威廉姆·伦道夫·赫恩特这类富豪，况且这两人在收藏艺术品方面的贪嗜如命可谓无人不晓。（他们俩很愤慨地对谣传加以否认。）

等仿造的画像全部完工并安全地用船运出法国后，瓦尔费诺便开始进行他第二步的计划——盗取《蒙娜丽莎》。对此，他高兴

^① 为保持比价相等，该款项所有金额均已按 1990 年的美元比价做了调整——原注。本书所有款项均按 1990 年的美元比价计算，不再另行加注——译注

地发现，没有他所担心的那样复杂。1911年的罗浮宫拥有的保安措施原始得令人惊讶。其部分原因是因为这个建筑物起初并非作为博物馆来设计的。罗浮宫建于1541年，是弗兰西斯一世的王宫。在此后的四个世纪内，它被无数次地修复和扩建，到20世纪初，迷宫式的画廊和展示厅占地45英亩；数不清的门、阶梯、院落、死通道及服务入口处绞成一团，严重地阻碍了其保卫工作的进行。

尽管情况如此糟糕，奇怪的是，罗浮宫的管理者们几乎没有采取任何措施保护罗浮宫珍藏的那些无价之宝。每周从星期二到星期六，当5000多游客川流不息地出入罗浮宫时，值勤的保安人员很少，许多画廊竟无人看管。每逢星期一是罗浮宫闭馆维修时间，整个罗浮宫只留下少数警卫看管一大群身穿白色连身工作服的工匠们。他们受命于无数个馆长，框架师和修复师在罗浮宫里来回穿梭忙着挂上或取下画框。任何人只要身穿白大褂并且看上去好像正在执行某人的命令则无人问究——无论他拿走的是哪一幅名画或哪一件雕塑作品。

瓦尔费诺没费吹灰之力便找到一名曾在罗浮宫工作过的人员，此人也打算接受瓦尔费诺出的价。温琴佐·佩鲁贾是个意大利籍的木匠，曾受雇于罗浮宫，为其最著名的藏画制做一种防破坏的保护框架——连肖德隆听到此话都笑出了声。他对罗浮宫的布局和内部的运作情况了解得如同他自己的公寓套间一样清楚。在法国六年的外籍工经历使他仇恨起法国人。他把法国人归结为吝啬鬼、种族歧视狂和露骨的势利眼，他说任何有点感性的人都会明白法国人天生就无法欣赏意大利的艺术杰作。

法国人压根不配拥有拉乔孔达，天下皆知那幅画像是拿破仑偷来的。

1911年8月20日，星期六，下午，温琴佐·佩鲁贾和两名意籍男子悠悠晃晃地走进罗浮宫，和其他人一样伸着脖子东张西望。他们身穿普通游客的服装，但每个人腋下挟着一只小包，里面装

着同工匠们穿的那种一模一样的白色工作服。还有一小时就要闭馆。警卫们开始打起了呵欠。他们三个分了手，各走各的，但 15 分钟后在迪沙特勒展示厅又聚到一起。

在那儿，三人聚精会神地凝视着一幅布拉芒提诺的大型作品，满脸恭敬。他们的虔诚也无可厚非——他们毕竟是意大利人嘛——同时，这种着迷的态度也另有缘由，原来在那幅画的背后有一道伪装巧妙的门通向一间小储藏室。佩鲁贾以前在这儿工作时发现了这间小屋，平时它只是晚上用来存放业余画家白天使用的画架、调色板及其它绘画用品，但那天是星期天，他知道小屋将是空的。

15 分钟后，展示厅的参观者都走光了，佩鲁贾打开隐蔽的木门，三个人赶快溜了进去。他们利用带来的小包使自己在木地板上尽量躺得舒服些，他们得度过一个漫长的夜晚。

4 点整，闭馆的各种钟声响遍整个博物馆，接着关闭了大门。

20 分钟后，一片寂静，偶而听到一名巡逻的警卫缓缓的脚步声。

那三个人在硬地板上捱过了一个不舒服的夜晚，不时地互相提醒不要发出鼾声和其它不合时宜的噪音。早晨 6 点钟他们换上了连身工作服，准备好混进工匠群中去。再过半小时，工匠们就会涌入博物馆。他们一直紧张地等到 7 点半，直到佩鲁贾觉得比较安全时才出来。算他们走运，他们出来时展示厅空无一人。

此后的 8 分钟，一切都进行得和原计划分毫不差。三个人各自忙忙碌碌，擦擦扫扫朝着卡埃展厅靠拢，最后他们在《蒙娜丽莎》画像前集合。然后，佩鲁贾的两名同伴从墙上的挂钩上取下了画像，就好像是他们每日清洁工作的例行程序一样轻松自然。他俩抬着画像，跟在佩鲁贾身后，就像恪守职责的工人跟随他们的工头，肆无忌惮地穿过大加莱里耶馆和七音步展厅，出了一道服务专用门。

这道门后的楼梯通往底层，底层楼梯的尽头有个门，出了那个门，穿过一个小院就到了罗浮宫的维斯孔蒂大门。

维斯孔蒂大门外就是自由。

在底层楼梯井脚，佩鲁贾的两个同伴焦虑地四下观望，佩鲁贾快速将固定画像和画框的胶布条割开。在楼梯后面他用脚踢破画框和玻璃，及名画保护箱，他把画像裹在前一天穿进来的上衣里，然后挥手让其他两个人到大门口。门当然上着锁，但马克斯·德·瓦尔费诺早已给了佩鲁贾一把复制的钥匙。

麻烦开始出现，一切好像都要完蛋。那把钥匙尺寸不合。

佩鲁贾急得把钥匙和门砸来撞去，他气急败坏地一次次试着打开，但门就是打不开。

佩鲁贾惊慌失措从衣袋里掏出一把螺丝刀猛砸门锁，还是打不开。他开始用螺丝刀将锁卸开，门把掉下落进他手中，他赶紧把它塞进衣袋。

突然，楼梯上面的那扇门开了，一个男人站在那儿朝楼梯下看。

是个水暖工，身背工具袋。

三个人吓呆了。

水暖工定了定神，看到他们，但光线昏暗搞不清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他们好像出了点麻烦。“需要帮忙吗？”他问道。

佩鲁贾此时已经缓过了神，立即发现他的机会来了。水暖工并未看到《蒙娜丽莎》；佩鲁贾一听到门开的声音就赶快把它塞进他的连身工作服里。此刻，佩鲁贾以地中海人的暴躁脾气尽情宣泄他的焦虑和沮丧。

“这个呆锁坏了；门把也不见了。这儿什么都乱七八糟，怎么叫人他妈的干活？”

水暖工笑了起来，这些好激动的意大利人，遇到一丁点麻烦就好像世界的末日到了。“别急，别急，”他安慰说。“我们来看看

是怎么回事。”

他掏出他自己的钥匙，拧动了锁，用佩鲁贾的螺丝刀撬起插销，门打开了。“行了。用不着大发雷霆。”他继续做自己的事了，边走边边摇着头笑。

几分钟后，佩鲁贾、他的两个同伙还有《蒙娜丽莎》出现在马路上，乘坐出租马车离去。

正如瓦尔费诺所希望的那样，《蒙娜丽莎》被盗的消息在世界各地掀起轩然大波——尽管消息被耽搁了一些时辰，因为罗浮宫的官员们直到第二天中午才得知他们最值钱的珍宝不见了。画像可能丢失的消息最初仍然密而不宣，恐慌的内部搜查一直进行到发现在一楼和二楼之间的服务楼梯内被丢弃的画像框架才停了下来。于是，马克斯等到 8 月 23 日，星期三，才得到他想要的头版通栏大标题的报道。

消息一公开，顿时一片混乱。

不到几个小时法国的边界几乎全部封锁。港口关闭，所有驶出的船只受到搜查，火车和火车站被爬梳了一遍。约瑟夫·卡约总理任命一名法官负责进行官方调查。当人们发现“黑色星期一”（人们对画像被盗日期的称呼）那天整个罗浮宫只有八名警卫执勤，谴责声和要求惩治的呼声此起彼伏，有关的新闻报道连篇累牍。罗浮宫的高级馆长和政府主管艺术的副部长被迫辞职。

迹象显示问题似乎出在内部。警官们在被丢弃的画框上提取了一个左手拇指指纹后，便开始查对所有在罗浮宫工作和曾经工作过人员的档案记录，以及警察局的案底档案。温琴佐·佩鲁贾在罗浮宫留有档案，而且在警察局也有非法持有凶器的案底，本来他两头都应该难逃法网，但他的运气救了他，法国警方当时有个莫明其妙的规定，只留取犯人右手拇指的指纹，此外，他在罗浮宫的档案也遗失不见了

第二轮的调查更加慎密。警官们这次把过去五年内所有在罗浮宫工作过的人都查了出来并一一进行面谈。于是，画像被盗的三个月后的一天，一名警官来敲佩鲁贾公寓套间的门。佩鲁贾被审问了长达几个小时，然后，那名警官简洁地做了以下记录，“根据所获信息，8月21日（即失盗那天），佩鲁贾正常上班是上午7点，但9点才到达……其间两小时不在场，我们无以解释。”既然画像被盗已确定是在上述时间范围内发生，那么这种巧合应足以引起巴黎警察局某个人的重视，但没人注意到。佩鲁贾从名单上被划掉，调查继续进行。

依照马克斯的指示，佩鲁贾从朋友公寓的贮藏室里取回了《蒙娜丽莎》并在一个工具箱的夹层底里给它建造了一个较永久性的蔽身之地，然后，他把工具箱放到房间的阁楼上，他的住所离罗浮宫不到两个街区之遥。佩鲁贾对马克斯更为复杂的计策所知甚少，他以为等事情冷一冷，马克斯就会向罗浮宫交涉，索要巨额赎金。法国人生性小气，肯定要大诉其苦，但无论如何，他估计，即便扣除马克斯预付给佩鲁贾和他的朋友们的那几万元，他们每个人至少还能拿到几万元。

瓦尔费诺此时却以他惯常的精明已经完成了他那部分活动。由于他早在画像失盗前就把肖德隆仿制的那六幅画像用船运到纽约和里约热内卢，所以案发两周后他便能毫不费力地将它们送交到他的六位买主手里，他们自然皆大欢喜。据说，他收到的付款中约有7200万美元已安全地分头存入瑞士银行，与此相关的文件字据已被烧毁或藏匿。

因此，他现在对《蒙娜丽莎》真迹的关注程度远不及佩鲁贾；显然，真正的画像丢失的时间越久，他的买主开心的时间就越长。但对瓦尔费诺来说，那也不过是摆摆样式的事。从法律上讲，每个买主在目前的状况下一旦接收《蒙娜丽莎》画像就成了从犯，而且，如果罗浮宫最终找回了真迹，他们也不敢声张。

对于马克斯·爱德华多·德·瓦尔费诺和他的同伙伊夫·肖隆，《蒙娜丽莎》已不存在任何经济利益。他们悄悄地清理了各自的事务，支付了旅馆账单，离开了欧洲，任由法国内务部保安局去处理自己的拙劣和失误造成的后果。

到 1913 年的 11 月，温琴佐·佩鲁贾终于非常不满。这也太荒唐了，他整整一年多没有得到马克斯的消息。难道与罗浮宫的交涉竟需要如此之久？预支给他的钱也已花完，他现在分文不名，希望从交涉来的款项中得到应分给他的那笔钱，他不想再继续等待了。

他越想越生气——生马克斯的气，生罗浮宫的气，生法国的气。他清楚地感觉到瓦尔费诺在骗他。而罗浮宫——这帮精明鬼——竟把麻烦事变成了好处。现在，到罗浮宫参观《蒙娜丽莎》失盗的地方的游客人数远远多于以往任何时候。画像失盗的两年后，人们仍然在卡埃展厅原画像所在的空铁钩下面摆满了成堆的花环和鲜花，工作人员不得不每两天清理一次。至于法国，——哼！十年来法国对他可真不怎么样，干的一份破工作，钱还少得可怜。他一点也不觉得欠法国什么。

他突然有了一个念头。其实，这个念头一直在他的脑海里存在着，只是没有浮现出来。

他要把拉乔孔达送回祖国，让她返回自己的家。只有意大利人才能真正地欣赏拉乔孔达；这是他经常对人谈起的话题。她应当在米兰或佛罗伦萨自己人中间。他新近从一份佛罗伦萨报纸上读到一则广告，有人愿出“高价”购买任何艺术品。毫无疑问，意大利人准会花大价钱买回拉乔孔达。

一个星期后，刊登广告的画廊老板阿尔弗雷多·杰里收到佩鲁贾的来信，其内容颇荒诞无稽，令人难以置信，便没有理睬他。杰里把信拿给佛罗伦萨著名的乌菲齐美术馆主任乔万尼·波吉看，他也并未十分在意但是，波吉在他艺术世界的生涯中曾经

历过一些看上去似乎根本不可能的事情，所以，他建议保持接触。

在一个月中通了两封信，发了三个电报之后，他们在佛罗伦萨市维亚·潘扎尼河边的黎波里—伊塔里亚旅馆一间气味难闻的房间里碰了头。当佩鲁贾取出拉乔孔达，把她随便地扔到他那乱糟糟的床上时，杰里和波吉惊讶得目瞪口呆，不相信这一切是真的。

“上帝呀，”杰里吸了一口气说道，“你想卖多少钱？”

佩鲁贾耸了耸肩说：“1000 万里拉如何？”（这个价钱相对说并不太高，约合 200 万美元——但这个数字也不见得是无私的。四个月后，当一名佛罗伦萨法官权衡佩鲁贾的辩白时，这个要价成了症结所在。当时，他慷慨激昂地说，把拉乔孔达在被迫流放几个世纪之后归还给她合法的所有者——意大利公民是他惟一的目的。）

佩鲁贾又一次被出卖了——当杰里报告警察局后。佩鲁贾在监狱里呆了四个月，等待审讯的日期。与此同时，《蒙娜丽莎》找到的消息使人们欢喜若狂，全世界的报纸又一次充满了关于这幅著名画像的故事。佩鲁贾除了读报纸没其它事可干，他很快从中看出了点眉目。法国人一般对国宝的失而复得感到非常高兴，而意大利人则普遍更有一层理由叫他们高兴不已，一名平常的意大利木匠愚弄了庞大的法国警方。

佩鲁贾考虑得越多，就越清楚地认识到他所做的正是这个目的。老天作证，冒了多大的危险！对于下星期的新闻界以及四个月后不大轻信的法官，他所讲的故事就是，他，佩鲁贾，单枪匹马一个人策划了这起雄心勃勃、大胆的行动，他的动机从头到尾都出自民族利益，而非经济因素。假如意大利还有公正存在，他的确应当为这样无私的行为受到奖赏，而不是受到惩罚。

新闻界和意大利公众都认为这一辩解极具说服力。不到几天时间，给佩鲁贾的贺信、鲜花、食物、酒及为他法律辩护用的资

金蜂拥而至。一个星期后，得给他换一间大点的牢房以便放置送来的礼物。等到佩鲁贾的出庭日来临前，连佛罗伦萨的司法部门也开始受其影响，发表声明表示佩鲁贾将不会被引渡到法国去。（声明并未提到法国方面尚无提出遣返佩鲁贾的要求。）此项声明使司法部门大获民心。

十分不巧，出庭的法官对此闹剧不大肯屈就，他判了佩鲁贾 1 年零 15 天的服刑期。随即引发了一场骚动，规模之大是沉着的佛罗伦萨司法部门自 1885 年反税收抗议以来尚未经历过的，佩鲁贾马上被安排了一次上诉机会。一名较为开化点的地方法官把佩鲁贾的服刑期减到与他在监狱里已呆过的日子相等，这位胆气十足的木匠立即获释。他在众多祝福他的人群的簇拥中离开了法庭；一家报纸急于将他造成英雄，显然他本人也乐意为之。

《蒙娜丽莎》此刻正在返回罗浮宫的途中。从罗马到巴黎之间的每个主要城市她都要做短暂停留。无论在哪里展出都有成千上万的人群参观，极度的拥挤常常变成骚乱，不得不增派大批的警察维持秩序。等画像返回巴黎，在官方举行了十分壮观的欢迎仪式后，人们涌进罗浮宫争相一睹芳容，仅在头两天参观的人数已超过十多万。后来，当欢庆的场面稍有平静，《蒙娜丽莎》就被挪放到埃达展厅，直到今日她仍然挂在那儿。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这场重大犯罪活动中，真正被长时间囚禁的倒是《蒙娜丽莎》。除了温琴佐·佩鲁贾受到短暂的审判外，其他的罪犯没有一个被制裁。伊夫·肖德隆不仅是伪造名画的高手，也是躲避犯罪过程中伴随成功而存在的种种陷阱的高手，他到巴黎郊外过着宁静、衣食无忧的生活佩鲁贾的那几名同犯尽管在警方的报告中多次提到他们的姓名，而且在报纸上也公开受到谴责，但若正式指控，他们显然还微不足道。无辜（即便有点贪心）的阿尔弗雷多·杰里试图依据古代法国律法——任何人凡寻回遗失或被盗的艺术品将给予 10% 的“抢救费”来起诉法国政

府，但未能发上这笔横财。法国政府很快通过一条法规宣布：《蒙娜丽莎》是法国国宝，她的价值被正式确定为“无可估量”。

我们无法得知佩鲁贾当时的反应：当他发现他要价 200 万元的那件艺术品保守地估计也值 34 亿 2000 万。但是他至少在有生之年无论到意大利什么地方喝酒都不用花钱。马克斯·爱德华多·德·瓦尔费诺的其他同犯（据谣传包括一名内务部保安局的内幕人士）也都未被逮捕。

马克斯本人于 1931 年在摩洛哥平静地去世，生前过着阔气而无拘束的生活。

只有《蒙娜丽莎》在防弹玻璃后面暗自神伤。她被用铁链固定在一个壁龛的墙上，那儿恒温、恒湿，并装有电子防盗系统。每天她都受到成群结队的游客和艺术爱好者的重重包围。为了减少紫外线对颜料的损害，相隔一定的时间就要关闭照射她的聚光灯，每当此时，她便笼罩在令人沮丧的黑暗之中。

显然，《蒙娜丽莎》正在耗尽她的生命。

二 亚利桑那州封地诈骗案

1883年3月25日，亚利桑那州首府菲尼克斯市的居民被一则坏消息搅得心烦意乱。传单或硬纸板告示张贴在菲尼克斯的每一根电线杆上，向该市所有的房地产持有人通告：他们的地产证已于1883年1月1日起失效，新近发现的一份签署于1758年并已向美国土地测量总署正式注册的土地契据将替代所有原契证。原契证目前持有人现被视为非法侵入者。有关赎买放弃权或租赁现持地产的洽谈将由该地产合法持有人：詹姆斯·艾迪森·雷夫斯先生在使节酒店及时接待。

菲尼克斯市民丝毫未将此事当成儿戏。市府在市政厅召开了临时会议，各种呼声不绝于耳：有人抗议，有人拒绝接受，有人要求解释和得到法律保护，也有人提出严惩肇事者。使节酒店挤得水泄不通。人们或是质问政府机构或是向律师咨询。假如詹姆斯·艾迪森·雷夫斯不够聪明胆敢那天在使节酒店或菲尼克斯任何地方露面，那他的洽谈很可能以被吊死而告终。

人们对政府也同样怒气冲天。这种不可遏止的愤怒是因为许多人在心中暗暗地担忧雷夫斯的要求很可能是合法的。

这一切混乱的缘起是在1848年，当时美国和墨西哥之间的战争刚刚结束，美国从墨西哥购买了一块45,535平方英里的地皮并入亚里桑那和新墨西哥州（史称“加兹登置地”），但附带了一条规诫，要求美国承认并保护在西班牙统治墨西哥的三个世纪中（1519—1821）西班牙国王授予众多西班牙受益人的现存的地产权限。

问题就出在这儿。那年在亚利桑那州图森市设立了一个美国

土地要求审批办公室专门裁决总共约 300 多份的此类申请。由于审议程序过于缓慢，美国失去耐心，在未把所有的申请处理完的情况下就开始出售新国土上的地产权。

奇妙的是，迄今为止尚未引起大的法律方面的冲突。有些申请所涉及的地皮曾经有美国人居住，但现已弃置，因而无须大动干戈便可悄悄地把它们归还给西班牙申请者。当这种方案行不通时，政府便通过土地交换或全部收买的方法来解决，避免了法律上的纠纷。

然而，雷夫斯要求归还的地产面积之大却是闻所未闻。它占地 1200 多万平方英里——略等同加拿大新斯科舍省或半个印地安那州的面积，主要位于亚里桑那的南部，包括五个县，六个中小城市，整个菲尼克斯市，整个盐河流域和希拉河流域，南太平洋铁路公司的部分铁路用地，以及诸多类似亚里桑那州顶级富户银王矿业这样的矿产企业。在那片土地上生活着 2.5 万多人口，他们在那儿建立了牧场、果园、木材加工厂和棉花种植场。

对这样一块面积之大，价值之高且具如此发展规模的土地进行以地易地是无法想象的。

这件事如同一把达摩克利的利剑高悬在这片土地的上方。只要此项地产要求没解决，就没有哪个地产主或企业所有者敢于购买、出售或筹划未来。同时，人们的投资价值突然变得不可信，谁也不知道他的财产是否会在明天、下个月或明年被依法追回。

出于某种原因，当地的土地测量主任罗耶尔·约翰逊似乎对此不以为然。他把雷夫斯的申请依次放进他书桌堆成小山一样的文件中并坚持说他会“及时地”但不会提前审阅它。他向亚利桑那州居民宣讲按程序和规则进行审批的重要性，同时警告他们“在此项事关重大的调查中的每一步都应当谨慎和深思熟虑”。

这不是亚利桑那州焦虑万分的地产主们想听的话。

任何人只要认识华盛顿的什么人都会运用他的影响力。信件

和陈情书像雪片一样飞到亚利桑那州国会代表办公室。给罗耶尔·约翰逊写信或约见他的人多得数不胜数，他不得不封闭了他的大门。

到 1883 年的 7 月，当地公民（尤其是银行家和商人）的耐性消耗已尽。

他们直接给詹姆斯·艾迪森·雷夫斯发了个电报，希望能尽快地与他本人会晤，并要求看到他为他那毁灭性的土地申请能拿出些什么证据。在一份发自纽约市第五大街饭店的电报中（当时所有与他的联系都寄往该处），詹姆斯·雷夫斯欣然表示同意，定于 8 月 7 日在那个使节酒店面谈。

五个月以来，亚利桑那州公民们的生活被搞得乱七八糟，这是他们第一次感到的一点满足之处，总算有了点希望。8 月 7 日此事将彻底得以解决。

8 月 7 日上午 10 点，由政界人士、银行家、律师、商人和记者组成的代表团被领进菲尼克斯使节酒店亚利桑那皇家套间，在那儿，他们发现他们要见的人与他们的想象大不一样，并不像那种讲话飞快、厚颜无耻的投机政客。

詹姆斯·艾迪森·雷夫斯是个身材高大、衣着传统、略带学者风度、彬彬有礼、和蔼可亲的人。他表示愿意一一介绍在座各位，并和每个人握手问好。他平静而直接地对所有的问题做了回答，在面对《菲尼克斯日报》编辑霍默·马克耐尔充满怒气、有时言辞过激的论说中，他心平气和显得很克制。他让大家放心。他说他理解大家的恼怒与焦虑，并保证将尽他所能尽快地提供消除这些困惑的确切方案。

他解释说他本人并非西班牙后裔，那是指他的妻子：索菲亚·拉雷塔·米卡艾拉。他妻子是西班牙佩拉尔塔贵族世家唯一的后人，也是该地产要求的合法继承人。那片土地是西班牙费迪南多国王于 1758 年赐封给她的曾祖父唐·米格尔·内梅西奥·

席尔瓦·德·佩拉尔塔·德·拉科尔多瓦，他是卡洛斯三世军界骑士，瓜儿达卢佩夫人陛下皇家学院勋章骑士，以及国王议院的议员。与那片土地同时被赐封的还有“亚利桑那男爵”的世袭头衔。由于该地区印地安阿帕切族问题的干扰，赐封仅在 18 世纪 80 年代获得短暂的实施，有关契据也是几年前刚刚发现的。如果代表团成员们想检验一下地契以及美国土地测量总署要求提供的其它各种证件……

雷夫斯指了指旁边窗户下堆满了羊皮纸档案、信件和证明书的大桌子。代表团中的律师们立刻涌了上去。此后的一个小时，宾馆服务员给每人送来茶点，雷夫斯的客人们扑到桌子上翻看文件，律师们认真地做着笔记和核对日期及签名。

有些文件是照片复本，但大部分是由西班牙和墨西哥档案馆出具并确认的书写复本，其原件存放在上述档案馆保存室里，其中许多文件上盖有西班牙和墨西哥政府的图章。文件追溯了一个多世纪前有关佩拉尔塔及该封地在西班牙和墨西哥政府的注册、宫廷信件以及教区存档记录。其中有一批特别陈旧的文件，是关于佩拉尔塔家族封地最早的法律手续，同时附着一封染有污迹、发皱的信，竟是墨西哥前总统桑塔·安纳将军的亲笔证明书。

17 名代表离开了雷夫斯的套房，然后吃了一顿丰盛的午餐并同雷夫斯与和善的索菲亚私下做了交谈。但是律师们神情焦虑，商人们则显得十分沮丧。此后的整整一个月，他们兵分四路，奔赴墨西哥，亚利桑那州，新墨西哥州和首都华盛顿查证雷夫斯文件的真实性。其中有的研究佩拉尔塔家族的谱系；有的专门考证有关土地申请方面的文件；而银王矿业的一位律师则负责调查雷夫斯本人的背景。

1884 年初，当他们集中在菲尼克斯汇报各自的调查结果时，情况非常不利。

没人能对雷夫斯的土地要求指出任何漏洞。

文件看上去无懈可击。有关佩拉尔塔家族及佩拉尔塔封地的系列案宗没有明显的遗漏或错误。在雷夫斯说的档案馆里的确找到了许多和他提供的复本相同的原件，而且文件发布的日期及证明也井然有序。

银王矿业律师的发现也许更令人感兴趣些。作为要求拥有一个欧洲国家那样大片土地的人来说，雷夫斯的背景显得过于普通。他出生在一个小城镇以农为生的家庭中，并在联邦军队服过役，表现平平；然后移居圣路易丝做过职员、无轨电车售票员和地产代理人。当时，圣路易丝正迅猛发展，雷夫斯先后做过房地产代理及房地产发展商，并从中赚了一笔相当可观的钱，也就是在他对地契和受封头衔进行调查和注册时，偶然发现了 1758 年佩拉尔塔家族受封的土地。那些文件原先是在一位名叫乔治·米·威林的美国医生的手里。医生几年前从一个名叫米盖尔·佩拉尔塔的人那儿买来的。西班牙的土地证书是可以出售和转让的。但因办理有关手续的时间太长，花费太大，威林很快发现他没有足够的资金单独完成此事。于是，他接受了雷夫斯作为平等合伙人，条件是雷夫斯须负担剩余的所需费用。

事情的结果是，威利既无足够的钱更无足够的时间，他很快于 1874 年便去世。雷夫斯随即将威利占有的另一半份额从他妻子那儿收买过来。

雷夫斯对西班牙土地的提诉申请事项十分熟悉，但同时他也对自己的不利因素了如指掌。任何佩拉尔塔家族的直系后代，只要能证明自己的谱系便可对该封地，或部分封地提出归还要求。由于缺少佩拉尔塔家族合法继承人，雷夫斯必须出具那批文件的所有出处，即从佩拉尔塔家族最后成员的手中合法地出售或转让给他人的文件记录，以及此后每次交易直至雷夫斯购买的相关记录。这可是项艰苦的工作。

雷夫斯显然两样都要试试——既追溯文件的来源又寻找佩拉